

兰溪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兰溪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徐迅
封面设计：凌成澜

**兰溪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

开本1/32 字数：13万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浙江兰溪信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兰溪市第十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名　　单

主任：龚马生

副主任：徐文洪 胡汝明

委员：俞瑞鸿 童洪星 陈耀
陈星 金遇鲁

目 录

亲友回忆曹聚仁	柳 哲(1)
墓地迁移忆曹公	王慰农(35)
作为记者报人的曹聚仁	殷 群(39)
一位桀骜不驯的“旧”女性	蔡惠泉(44)
曹聚仁的萧山情结	蔡惠泉(55)
我读曹聚仁	刘成之(65)
兰溪近代工业一瞥	施福山(72)
兰溪人昔日的生意经	沈瑞兰 蔡 斌(75)
祝裕隆布店往事回眸	方念裕(81)
兰溪简易师范学校旭光级掠影	蔡甲生(84)
石渠村教育史略	鲍文达(91)
忆兰溪县初级小学校长讲习班	徐希庆(95)
市中山路小学的一段往事	徐国华口述 凌成澜整理(98)
兰溪城区动员参加军事干校工作回忆.....	金 明(100)
我的回忆.....	蔡 平(104)
参加抗日战争往事回忆.....	章必昂(124)
解放马涧 重返马涧.....	郑 威(129)
日军细菌战毒害上郭村.....	胡汝明(139)
记祝荫垣烈士.....	胡汝明(142)
建立“路北县”根据地和参加接管兰溪的史实.....	徐丽生(146)
隔壁徐废墟——太平军兰溪之战的遗迹.....	章人骏(155)
郎静山的集锦摄影与书法.....	赵海苟(159)
夏家丞先生的后半生.....	凌成澜(162)

亲友回忆曹聚仁

——纪念曹聚仁先生在澳门逝世 27 周年

柳 哲

1900 年 7 月 7 日曹聚仁诞生于浙江浦江蒋畈村(今属兰溪市墩头镇),1972 年 7 月 23 日在澳门镜湖医院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这位曾经在 20 世纪中国文坛、报坛、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22 岁便准确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后整理成书《国学概论》出版;20 多岁,以中等师范生的学历,成为复旦、暨南等校名教授;30 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鲁迅主动投稿支持,名闻上海滩;抗战爆发,脱下长衫,持笔从戎,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者之一;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时曾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该报当时成为东南三大报之一。1950 年他又只身赴港写作,之后又频频北行,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是他首次向海外传递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是他于 1958 年向海外报道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曹聚仁与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同为知契的朋友。更为难得的是,曹聚仁一生与书为伍,笔耕不辍,留下 80 余种著作,4000 万言的作品,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不朽丰碑!“谜样人物”曹聚仁,经过岁月老人拂去其神秘的面纱,从历史的后台,伴随着新世纪的脚步,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今年 12 月 20 日澳门即将回归祖国,作为 27 年前在澳门逝世的曹聚仁,也日益引起世人的

关注。笔者最近通过写信、电话或登门采访了不少曹聚仁先生亲友，他们无不深情怀念曹聚仁先生。笔者写成此文，作为献给曹聚仁先生在澳门逝世 27 周年祭的一瓣心香，也作为笔者与同道们含辛茹苦筹办的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在北京宣告成立一周年的纪念。

一 澳门遗恨

《澳门日报》1972 年 7 月 24 日报道：

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在澳逝世

[本报消息]知名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近年来长期患病，昨日上午十时十五分病逝澳门镜湖医院，享年七十二岁。

曹聚仁早年在上海复旦、暨南等校教授文史，抗日战争后从事新闻工作。近年在港致力写作。因年老多病，数月前在香港友好照料下，由港转来澳门镜湖医院就医，因病情沉重，虽经多方治疗，终告不治。

其家属月前已由沪来澳，照料一切。

《澳门日报》1972 年 7 月 27 日报道：

曹聚仁昨午举殡 百余人参加公祭

费彝民致悼词并向遗属慰问

[本报消息]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先生于本月二十三日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昨日中午十二时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

曹聚仁先生生前友好、港澳新闻、文教、出版、工商等界人士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公祭。并向曹聚仁先生家属慰问。

公祭时，首先由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正副主任费彝民、张思健、王家桢等致送花圈，继由费彝民致悼词。

费彝民在悼词中说：“曹聚仁先生，早岁离乡赴沪，从事文化

工作，曾在暨南大学等校教书，并创办刊物，著作颇多。在解放以后，曹先生曾从事爱国工作，有所贡献。晚年留居香港，继续著述工作。”

费彝民在悼词中说：“曹先生近年多病，当以为是风湿症。在港经过多方治疗，最近转来澳门就医，始发现患癌症，经镜湖医院医务人员悉心救治，以年老体衰，终告无效，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同人等及曹先生的海内外友好，闻讯同感惋惜。”

在曹先生患病期间，其夫人邓珂云已由上海抵澳照料一切，曹先生逝世后，他的儿女曹雷、曹景行也从上海赶抵澳门奔丧。

在公祭后，曹聚仁先生的女儿代表家属致了谢词。

笔者近日翻检曹聚仁先生逝世后的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及《澳门日报》等旧报时发现，左派报纸基本及时刊登了如《澳门日报》相同内容的报道，右派报纸却很难看到对曹聚仁逝世的报道。《文汇报》1972年7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刊登了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启事，内容如下：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先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经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十五分病逝澳门镜湖医院，终年七十二岁。曹先生在全国解放后从事爱国工作，一旦逝世，同人等深致惋惜。兹定于七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时正在澳门镜湖殡仪馆举行公祭出殡。谨告曹先生之海内外亲友。只领花圈。

《文汇报》1972年7月26日还刊登了《曹聚仁今日出殡在澳门举行公祭》的消息：

知名老作家、教授、记者曹聚仁病逝澳门后，治丧委员会定于今日中午十二时，在澳门镜湖医院殡仪馆礼堂举行公祭，随即出殡火葬。

曹聚仁家属已先后到达澳门。夫人邓珂云月前已自沪到澳

照料，曹逝世后，其女曹雷、其子曹景行也于前日奔丧到澳。

治丧委员会由费彝民（主任）、张思健、王家桢（副主任）、周宏明、李子诵、陈震子、郭增恺、陈君藻、叶灵凤、车载青、李侠文、陈凡、张学孔、罗孚、严庆澍等组成。

曹聚仁一生，教书著书，并从事新闻工作。解放后，曾致力于爱国事业。一旦逝世，友好深为悼惜。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曹聚仁先生逝世及解放后曾从事爱国工作是不可能在大陆报刊发表任何消息的。直到今年 12 月 20 日澳门即将回归祖国，曹聚仁在澳门逝世 27 周年前夕，笔者将这些尘封了近三十年的报道检出重新刊登，也是今人对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的最好纪念。

曹聚仁先生在澳门撒手西去已 27 个春秋了，曹聚仁先生的逝世留给他自己也留给后人的遗憾主要有哪些呢？笔者认为，曹聚仁先生晚年孜孜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事业，未能亲见国共两党政要真正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握手言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也许是最大的遗憾；其次，一直以史人自命的曹聚仁，多年准备欲写一部没有“政治偏见”的纯客观超党派之争的“可信”的现代中国史《现代中国通鉴》，拟分袁世凯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抗战、国民党末运五编来写，结果只完成甲编出版，便赍志以没；再次，曹聚仁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中，着手写自传《我与我的世界》，计划写 100 万字，由于天不假年，只完成全书的一半不到的篇幅，便西归了，留下一部没有完成的自传。原本是本世纪“谜样人物”的曹聚仁，可以通过他自己的史笔，给后人揭示其神秘的面纱，但这已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了。最后，曹聚仁孤身一人在香港 22 年从事写作和爱国工作，由于生活困迫，一直缺乏安定的环境让他从事文史研究。他多么渴望能回到大陆与家人团圆，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金华蒋畈，在父亲的墓前点

上一炷清香，进行一次超时空的交谈，但这一切，都永远永远地不可能了。

二 亲友回忆

“谜样的人物”曹聚仁，在他的亲友心目中并不神秘，虽然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已有 27 个年头，但他们记忆中的曹聚仁，仍是那么鲜活，可亲可敬……

章克标：“了解和认识目前中国情况的一把钥匙”

近日，笔者收到一封寄自浙江海宁的百岁老人、著名老作家章克标先生的亲笔信。信中说：“承惠赐尊编《曹聚仁研究》试刊第 5 期及第 4 期，谢谢！足下对曹聚仁先生如此热心，甚为钦佩，认为事有必要，此举极好。因为他的一生与中国现代的变化发展各方面都有关系，也是了解和认识目前中国情况的一把钥匙也。我绝对拥护赞成先生的工作，特此表示敬意。”章先生并随信附来《忆故人》之三《曹聚仁和回力球》一文，深情回忆了他与曹聚仁的交往趣事。“说起回力球，我不禁想起曹聚仁先生。大约是 1932 年前后，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回力球迷，几乎每晚都要去转落一下，常常输去十来块钱。……几乎每晚都碰到曹聚仁，好像他也是个‘球迷’。他那时大约在暨南等几所大学教课，身穿一件蓝布大褂，有点乡下先生样子，却是气度从容，怡然自得，大方落落。有一次他问我赌运如何？我讲了我的办法，有时也赢几十块，大多总输，不过我有限度。他说：‘能冷静就好，最忌发热发昏。’我说：‘我主要还是来看打球，够刺激的。打球，白看也不好意思，应当送几块钱作为看费。’他嘻嘻地笑了，不置可否。他说，他有个赌回力球的必胜法，可以传授给我，免得经济损失。我自以为我是学数学的，这种赌博的道理还懂一点，必胜法是不可能的，他不过瞎吹就是了，也就没进一步向他请教，也不相信他这种讲

法。”“他旧学很有根底，有一次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学院邀请，开讲国故学，他去听讲，并自己作了笔记，经过整理后在《民国日报》的‘觉悟’栏上发表了。此文得到大家赞许。章太炎看了也满意，特邀他会面谈话，并且称赞鼓励了他。一般人就承认他是国学大师的关门弟子，他也自认为是太炎先生的门人了。这份讲演记录，后来单行出版，被各大专院校采用来做中国文史的教材，普通的国学入门书。因为他在好几个高校里担任这门课程的教授，讲师，是别人没法同他竞争的专业生意。”“曹聚仁还办了一个刊物——《涛声》周刊，他自称‘乌鸦’，标榜乌鸦主义。什么意思，不大清楚，大约是指乌鸦与喜鹊对立，不报喜，专说忧患话。鲁迅先生很赞赏他的乌鸦主义，曾寄稿《涛声》以鼓励支持他。”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脱下蓝布大褂，改穿了短装军装，作为一个战地新闻记者上前线了。他写文章激励抗战，宣扬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受蒋经国招聘，在赣州跟他工作过一阵，主持报刊的笔政，也为他的施政做点帮助，很受到倚重。他在国民党要人中，有不少熟人。但当蒋介石一败涂地时，他并不跟了去台湾，仍在国内看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程思远：“弟应曹先生之请，为该报《政海
秘辛》专栏写稿，所以彼此颇有交往”**

笔者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原来并不相识。去年4月11日给程老写了一封问询信，程老很快于4月16日亲笔回信，并为筹建中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程老在信中说：“接到4月11日来信，知道你在参与筹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此一历史创举，具有重大意义，弟亦乐观其成。六十年代，曹先生担任《正午报》总主笔，弟应曹先生之请，为该报《政海秘辛》专栏写稿，所以彼此颇有交往。嘱为这一中心题词，自当遵

办，题词随函奉上。”程老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为“学习聚仁先生治学精神，为弘扬中华文化作贡献。”98年6月4日，程老再次来信对即将成立的中心表示祝贺：“承示今年7月，为曹聚仁先生诞辰98周年，届时聚仁先生研究资料中心，将正式宣告成立，此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治学楷模，具有重大意义，谨表示由衷的祝贺。”

从程老的来信及题词中，不难看出程老对故友的深深怀念和对今人研究、纪念曹聚仁先生的大力支持。我们从曹聚仁先生的遗著中也证实了程思远与曹聚仁先生确实有过亲切的交往。1998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聚仁著《听涛室人物谭》一书中，专门写程思远的就有《程思远别来无恙》、《“程思远何许人也”》等文。曹聚仁在文中说：“对于程思远兄，我倒不是谬托知己了。本报（《正午报》，笔者注）创刊时，他曾替我们写过人物谈；而我呢，也算和他做搭档。用‘心园’的笔名的是他；我呢，则用‘沁园’来补白。这个‘沁’字，倒不和‘心’字同音。可是外间不知道，有人以为‘心园’是我，也有人以为‘沁园’是他，闹了许多有趣的笑话。我曾接了一些骂我的信，其实是程兄的事，和我不相干的。还有一场毁谤官司，几乎打到我的身上来。”“林兄（《正午报》前身《循环日报》社长，笔者注）谢世，我曾写一封很感伤的信给程兄，诚如曹家子桓所说的：‘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我们也是轮着待尽了。佛说：‘为一大事出世’。程兄奔走国事，也可说是了却一场心愿了！”

年届92岁高龄的程老，若能重读故友曹聚仁这段情深意挚的文字，定会感慨万千。我们也万分希望程老在政务之暇，能将与曹先生的交往写成文字，那必将是研究曹聚仁的第一手好材料。

黄源：“同时都和鲁迅先生亲切来往”

笔者于今年5月15日下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灵隐深处的浙江医院拜访了德高望重的94岁高龄的著名老作家黄源先生。黄老近来身体欠安，见我从北京远道来杭采访他，欣然接受采访，并将他1938年由大众出版社出版的战地通讯集《随军生活》中一篇专访曹聚仁的文章《以笔从军者晤谈记》郑重赠给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弥足珍贵。并跟我谈起了他与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

98年6月26日，九三老人黄源从杭州给北京成立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发来贺信说：“三十年代曹聚仁先生和我同住在上海金神父路花园坊，同时都和鲁迅先生亲切来往，抗战初期又在杭州相聚，现在成立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特此祝贺。”

黄老在《以笔从军者晤谈记》中写道：“十二月一日下午。我从乍浦前线随军到杭州，在江边小住，正坐在茅屋外阳光中写《在东战场》的战地通讯，……看到小张的东南日报上刊载着‘中央社战地特派员曹仁聚’的文章，这位‘曹仁聚’谅必就是‘曹聚仁’？文中有关今日重到杭州之语，我好像找到老朋友似的，立刻搁下笔去找他了。”“遇到一个以前同在上海干文化工作的熟人，这情形普遍是很难设想的，因此我一在报上发现了‘曹聚仁’的名字，立刻放下笔来，打电话去问报馆是否知道他的住处。……我于是随着一位营长送我的铁杖，渡江去湖滨探访。”“茫茫大城，不知何处去找他。但事有凑巧，我走过第一家旅馆，问了第一声便问到了。只是他已外出，我便也在那家旅馆住下来。不到数分钟，半身戎装的聚仁，走进我房里来了。”“我们坐下来，我倒了两杯开水，便倾谈着敌军占领上海附近以后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上海熟人的行业，以及各人经历的战地生活，战线情况等等。”“我（曹聚仁，笔者注）也这样想最后的胜利必是我们的。”“说到这

里，他便回屋去把地图拿来，作种种的说明。同时他又带一碟小糕点来，我们边吃边谈。”“我们又坐着谈了好久，车子竟不来，后来到了几节车，是无蓬的货车，上面已装满了东西，聚仁就挤了上去，坐在铁条上。”“他看到这位大学教授（曹聚仁，笔者注）坐在铁条上，心里好像很难受。但坐在这铁条上，又等了一二个钟头。有卖年糕油豆腐的，他（曹聚仁）也吃了一碗权作晚餐。‘我们生活虽苦，但精神上比他们困住在上海的，不知好多少倍了。’他（曹聚仁）自慰的说。”

季羡林：“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今年 88 岁高龄的学界泰斗、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于去年 6 月 28 日，欣然应邀为即将成立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聚仁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坛上功不唐捐，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真如季老所言“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冰心、夏衍、柯灵、张岱年、蔡尚思、贾植芳、冯英子等名学者、名作家、名记者，先后以题词或撰文的方式，怀念故友曹聚仁。

1994 年 6 月 1 日，冰心就为曹聚仁家乡梅江文化研究中心（下设有曹聚仁研究会）题词“祝梅江文化研究中心越办越好”。去年 7 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冰心老人仍不顾年迈体弱，给予了最亲切的关怀和支持，以示对故交曹聚仁的深深怀念。

曹聚仁生前知交、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夏衍在 1992 年 1 月曾写了《怀曹聚仁》一文，深情追忆曹聚仁：“曹聚仁和我同年，也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他始终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和左右两方面都保持着个人的友谊，都有朋友，虽然爱独来独往，但他基本上是倾向于进步和革命的。”“他的确在海外侨报上说了许多新中国的好话。”“据我所知，第一个

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是曹聚仁。”“有一个时期他很有兴趣于促成海峡两岸和解与祖国和平统一。一次周总理对我说‘曹聚仁真是书生，他想说服蒋经国学张学良，要台湾像当年的东北一样‘易帜’，他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是书生，但毕竟是有志报国的书生。”“我曾在《懒寻旧梦录》中替他说过几句公道话，认为他骨头是硬的，晚节是好的。”“他 1972 年病逝于澳门。岁月匆匆，今年是他的二十周年祭。写下这些，……也算是对这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一点纪念吧”，在这里需要提上一笔的是，夏老于病逝前的 95 年 1 月 8 日应笔者之邀为曹聚仁家乡浙江浦江建立的曹聚仁资料馆亲笔题写了馆名，是夏老留给家乡浙江的最后墨宝，也是他与曹聚仁数十年不渝友谊的纪念。

94 年 11 月 3 日，著名老作家柯灵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曹聚仁先生对中国进步文化贡献甚多，值得后人纪念研究。”并为纪念曹聚仁先生亲笔题词：“曾闻涛声惊永夜，漫托鶯鸣作直言。”

作为 91 岁高龄的学界泰斗、北大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也十分推重曹聚仁先生的为人和学问。98 年 4 月 23 日张先生写信给笔者说：“曹聚仁先生是值得纪念的。遵嘱写了两句题辞，今寄上。”张先生为纪念曹聚仁先生的题词为：“博学贯通古今，直言垂范；坚持爱国之志，晚节可风。”

去年 7 月底，笔者专程到上海复旦大学拜访了两位心仪已久的著名学者蔡尚思教授和贾植芳教授。蔡教授虽已 94 岁高龄，却很是热情，一谈起故旧曹聚仁先生显然有些兴奋，他说：“大约 1930 年我到复旦大学教书，当时也常常见到曹聚仁，穿长布衫的。蓝布大褂这一形象宛然在目。”“我对曹聚仁的了解，始自大夏大学，也有不少内容从我的学生口中得知。”“曹先生不高

不矮，蓝布大褂，很是朴素。像曹聚仁这样一生写下三、四千万字作品的文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是屈指可数。”蔡教授欣然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捷才多产而有晚节的文化名人。”贾植芒教授在寓所与笔者谈起曹聚仁：“我与曹聚仁先生见过面，并在其主编的《前线日报》写过稿。曹聚仁解放后跑香港是跑对了。周作人晚年与曹聚仁关系密切，周作人晚年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通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贾教授也谈起了曹聚仁与周作人曾为出版李大钊《守常文集》出过不少力。贾教授的嫂嫂李星华为李大钊的女儿，曾得到周作人的保护，贾教授对周作人、曹聚仁的学问、人品也特别看重。贾教授知曹聚仁为乌鸦学者、自由主义者。那天，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于曹聚仁，贾教授是敬仰的，他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题词为“读书不忘救国，堪称士林楷模；博古又能通今，足资风范后人。”

著名老报人冯英子先生与曹聚仁先生在香港时曾经有过多次笔战，也有过很深的误会。但近年来，冯英子先生对曹聚仁先生的过去有了更多的理解，也十分支持曹聚仁研究纪念事业，为纪念曹聚仁先生欣然题词：“行万里路，无愧记者；写百本书，不负此生。”表达了他对曹聚仁先生的钦敬和怀念。

**童小鹏：“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
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从 1996 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童小鹏回忆录《风雨四十年》及 1997 年 5 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知道，童小鹏曾参与了曹聚仁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会谈的接待工作，是当今屈指可数的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的见证人之一。童小鹏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披露“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向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以及“一

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笔者于去年为筹办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曾写信给定居福建漳州的童老请教，他于98年6月13日回信说：“50年代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来北京时，我见过面。但写不出回忆文章，现题了一句话，供参考。原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他参加过当时的接待会谈工作，请向他调查。”童老于1998年9月28日写信给笔者：“曹聚仁先生爱国，主张和平统一祖国，这是可以相信的。”“他到北京时，曾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他曾从香港坐船到海中同蒋经国见面，就引起总理的怀疑，认为他的话有真有假，但只要他能把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传过去，就可以假当真，假戏真做，不予追究。关于这方面，不能只从她女儿的文章（指曹雷于98年3月8日—10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一文，笔者注）看，要研究，实事求是地宣传。”童老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题词为：“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马树礼：“在上海，我们可以说是事业上的最好朋友”

现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的马树礼先生是曹聚仁先生生前友好。去年7月份，笔者曾主动写信向他请教。马老于98年8月17日亲笔给笔者回复长信，深情回忆了故友曹聚仁，并介绍台湾逸仙文教基金会向筹办中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捐款1000美金，以示支持和对故友的怀念。之后，笔者又先后收到马老多封来信，对故友充满怀念之情。

“谢谢你七月四日的来信，知道你发起成立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非常敬佩。曹先生著作等身，我们应该重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心能得到程思远先生等鼓励支持，前途发展，当可乐观。”“那时聚仁兄是中央社的第三战区特派员，我的报纸出版不